

庄子言意之辩的阐释与当代回响

周佳丽

新疆师范大学政法学院, 新疆 乌鲁木齐

收稿日期: 2026年7月13日; 录用日期: 2026年8月5日; 发布日期: 2026年8月18日

摘要

“言意之辩”是中国哲学史上一个贯穿两千余年的核心论题，而庄子正是这一论题的真正奠基者。本文系统阐释庄子言意之辩的多重维度：在“言不尽意”的论断中，庄子揭示了语言与意义之间的结构性裂隙，其实质是“言不尽道”——有限的语言符号无法穷尽无限的道之体验；“得意忘言”则是庄子为这一困境开辟的出路，主张以“忘”的方式超越语言束缚、直契意义本身；而“言非吹也”与“言意不一”则进一步揭示了语言在传播过程中的不稳定性和扭曲机制。在上述阐释的基础上，本文进而探讨庄子言意之辩的当代回响：当现代网络环境将人类带入一个“过度表达”的时代，恰恰印证了庄子对语言困境的深刻诊断。庄子的古老智慧，跳出单纯言说技巧的讨论，直指语言、认知与存在的根本关系，为现代人重塑理性、真诚的交往方式提供传统思想资源。

关键词

庄子, 言意之辩, 言不尽意, 得意忘言

An Interpretation of Zhuangzi's Debate on Meaning and Intention and Its Contemporary Resonance

Jiali Zhou

School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Xinjiang Normal University, Urumqi Xinjiang

Received: July 13, 2026; accepted: August 5, 2026; published: August 18, 2026

Abstract

The debate on language and meaning (yan-yi zhi bian) is a core philosophical issue that has run through more than two thousand years of Chinese intellectual history, and Zhuangzi is its true originator.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elucidates, from an ontological perspective, the multiple dimensions

文章引用: 周佳丽. 庄子言意之辩的阐释与当代回响[J]. 哲学进展, 2026, 15(8): 315-320.

DOI: 10.12677/acpp.2026.158396

of Zhuangzi's though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nguage and meaning. In his assertion that "words cannot fully express meaning" (yan bu jin yi), Zhuangzi reveals a structural fissure between language and meaning, the essence of which is that "words cannot exhaust the Dao" (yan bu jin dao)—finite linguistic symbols are incapable of exhausting the infinite experience of the Dao. "Getting the meaning and forgetting the words" (de yi wang yan) is the way out that Zhuangzi opens up for this predicament, advocating the transcendence of linguistic constraints through "forgetting" so as to directly apprehend meaning itself. Furthermore, his claims that "speech is not mere blowing" (yan fei chui ye) and that "words and meaning are not always consistent" (yan yi bu yi) further reveal the instability and distorting mechanisms of language in the process of communication. On the basis of the above elucidation, this paper goes on to explore the contemporary echoes of Zhuangzi's debate on language and meaning. As the modern online environment has ushered humanity into an era of "over-expression", it precisely bears witness to the profundity of Zhuangzi's diagnosis of the predicaments of language. Zhuangzi's ancient wisdom, transcending mere discussions of rhetorical techniques, points directly to the fundamental relationships among language, cognition, and being. It thus constitutes a philosophical mirror that reflects contemporary predicaments of public discourse, providing traditional intellectual resources for modern people to reshape rational and sincere modes of communication.

Keywords

Zhuangzi, The Debate between Speech and Meaning, Speech Cannot Fully Express Meaning, Grasping the Essence of Things Leads to Forgetting the Words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言意之辨”探讨的是语言与意义两者之间的根本关系，追问语言能否充分表达思想、传递个体生命体验，是贯穿中国思想史的基础性哲学命题。在庄子的思想体系中，言意关系从来不是单纯的语言学、修辞学问题，而是关乎存在认知、主体境界与世界关系的本体论问题。语言作为人类最基础的符号工具，是人认知世界、开展人际交往的必要媒介，但又因为人与人之间的经历不同，语言并不能够完全表达个体经验。

任何时代的人际交往、公共言说，都无法避开语言与意义的核心矛盾，步入现代社会，媒介技术的普及改变了人类的言说方式与交往形态。随着社交媒体的普及，人们的交流方式变得更加多样化，但交流的深度和真诚度却变低，深度对话被碎片化的信息淹没；这不是现代人独有的困境，只是媒介放大了语言的局限，庄子对言说边界、意义传递、符号局限的层层解构，这也是庄子言意之辨能够跨越千年依然具备生命力的根本原因。恰好印证了庄子“言不尽意”的古老诊断。

基于此，本文回归《庄子》原典文本，系统梳理“言不尽意”“得意忘言”“言非吹也”三大核心理论维度，厘清庄子言意之辨的完整哲学逻辑，并挖掘庄子语言哲学对化解现代交往困境、重构真诚公共言说的启示价值，实现庄子的哲学与当代社会现实的良性古今对话。

2. 言不尽意：语言的结构性困境

庄子对语言限度的深度思考，打破了世人对言说功能的固有认知，其核心论断“言不尽意”，并非指向日常交流中词不达意的偶然问题，而是揭示了语言与生俱来的结构性缺陷。这一思想最生动、最通

俗的阐释，来自《庄子·天道》中经典的“轮扁斫轮”寓言，以具象的技艺体验，道明了抽象的语言局限：

齐桓公于堂上诵读古人典籍，匠人轮扁在堂下斫制车轮。劳作之余，轮扁放下工具直言进谏，直言桓公所读典籍，不过是古人遗留的“糟粕”。桓公闻言震怒，责令轮扁阐释缘由，否则便治其妄言之罪。轮扁以自身毕生斫轮经验作答：“斫轮，徐则甘而不固，疾则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于手而应于心，口不能言，有数存焉于其间。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于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斫轮。古之人与其不可传者死矣，然则君之所读者，古人之糟粕已夫！”([1], P. 494)

这一则寓言蕴含层层递进的洞见，彻底颠覆了“文字可传大道、言说可载真知”的道理。

其一，一个人的生命体验与实践智慧，天然无法被语言编码、转述。轮扁斫轮的核心技艺，在于“不徐不疾”的分寸节奏，快慢分毫之差，直接决定器物的稳固与优劣。这种精准的分寸感，并非书本理论、口头说教所能概括，而是数十年躬身实践沉淀的身体记忆与直观体悟。这种扎根个体实践、不可标准化复制的精微体验，完全超出了语言符号的承载边界，是纯粹的个体本心之“意”。

其二，语言的传播局限，无关媒介与距离，是本体层面的不可逾越。轮扁常年与子相伴，口传面授、亲身示范，却依然无法将核心技艺传递给后代。这足以证明，传播失效的核心症结，并非传播距离、传播形式的局限，而是语言符号本身的贫瘠。“从理论上说，主体、语言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上的‘言意之辨’，以人的生命活动或生命存在为基点，以对人自身存在的意义的无限追寻为旨归，集中体现为语言和存在的关系问题。”[2]再完备的言说、再详尽的文字，都只能描摹外在表象、浅层规律，无法复刻个体独一无二的内在体悟与实践智慧。

其三，终极真知随主体消逝而湮灭，文字仅存浅表形迹。古人真正的本心体悟、大道认知、实践智慧，会随生命的终结彻底消散，无法依托典籍文字留存后世。“在庄子看来，圣人之言并不能把‘道’完整的表达出来，所以，能用语言记载下来的都是‘古人之糟粕’。”[3]后世流传的经典文本，只是古人认知中粗浅、可标准化言说的部分，是剥离了核心真意的外在空壳。

相较于寓言的具象阐释，《庄子·秋水》的文本论述更为直接凝练，清晰划分了言、意、存在的三重认知层级：“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论，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1], P. 572)在庄子的认知体系中，世界存在清晰的层级划分：语言能够描摹、界定、传递的，仅仅是事物外在的形体、表象、浅层属性，是万物最粗浅的部分；个体本心体悟能够触及事物的内在规律、精微本质，是比言说更高阶的认知形式；而作为万物本源、终极本体的“道”，则彻底超越精粗、彼此、是非的二元划分，既无法被语言言说，也无法被常规思虑体察。

由此可见，人类的认知与传播存在天然的三层落差：语言所能承载的意义，只是个体本心体悟的一小部分；个体体悟所能触及的存在，又只是宇宙大道的一小部分。越是趋近事物本质、终极大道，语言的效力就越微弱，言说的局限性就越突出。

庄子的思考从未局限于日常人际交流的技术问题，其终极追问始终围绕终极存在之“道”展开。道的核心特质是浑然无分、流变不息、包罗万象、无定无形，而人类创造的语言符号，依托二元对立的逻辑构建，依靠是非、美丑、彼此、优劣的划分界定万物。有限、固化、分割的语言符号，必然无法承载无限、流变、整全的大道本体。世人执着以固定概念、标准化言说定义大道、评判万物，本质是以有限桎梏无限、以分割消解整全，最终只会遮蔽事物本真，远离大道本源。这并非对语言价值的否定，而是庄子对语言本体边界最清醒、最深刻的哲学认知。

3. 得意忘言：超越语言的路径

如果说“言不尽意”是庄子对语言本体困境的精准诊断，揭示了言说与真意、大道之间无法弥合的

先天裂隙，那么“得意忘言”便是庄子为突破这一困境、通达本真体悟开出的核心药方，是其语言哲学中超越符号桎梏的核心方法论，兼具认知价值与实践价值。

《庄子·外物》以经典的筌蹄之喻，确立了言与意的本末关系：“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1], P. 936)筌为捕鱼竹笼，蹄为捕兔网罗，二者皆是纯粹的工具性存在，其全部价值、唯一意义，便是捕获鱼、兔的终极目标。工具依附目的而存在，无独立本体价值，一旦目标达成，工具便可自然舍弃，无需执着留存。

庄子构建了清晰的层级逻辑，层层拆解言意关系。第一，工具与目的本质相异。鱼与筌、兔与蹄是完全不同的存在，目标是核心本体，工具是外在媒介，不可混为一谈、本末倒置。第二，工具服务于目的，无目的则工具无意义。筌蹄的价值止于渔获，言说的价值止于传意，脱离终极目的的工具，只是无意义的空壳。第三，语言与意义完全适配工具与目的的逻辑，个体本心之“意”是传播与认知的终极目的，外在之“言”只是临时借用的符号工具。

基于此可得出庄子言意思想的核心结论：真正圆满、有效的认知与传播，从不以熟记语言、固守文字为目标，而是超越外在符号，直接领会言说背后的本心真意。语言是抵达意义的必经路径，无言之载体则无意之传递，但语言始终是手段而非终点。世人普遍存在的认知误区，便是本末倒置，执着于字面含义、概念定义、言辞对错，固守符号本身，却遗忘了体悟真意、通达大道的终极目标，陷入执言失意的认知桎梏。

需要明确的是，“得意忘言”的“忘”，绝非简单的遗忘、舍弃、否定语言，而是一种精神层面的超越、通透姿态，是庄子核心的体道境界。“忘”是破除执念、消解束缚的修行，是摆脱对符号的绝对依赖，让认知不再被文字、概念、话术绑架。这一思想与庄子核心修行理论高度贯通，形成完整的内在修行体系。

《庄子·大宗师》提出的“坐忘”境界，是忘言思想的本体升华：“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1], P. 290)所谓坐忘，便是超脱外在形体束缚、世俗智识局限、概念认知偏见，清空所有固化的言说成见与价值判断，让本心回归虚静空明，直接与天地大道相融相通。《庄子·人间世》的“心斋”之法，则为忘言提供了具体实践路径：“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1], P. 152)摒弃表层的文字听闻、符号接收，停止依靠固有概念评判解读话语，以虚静之气容纳万物、体察真意。

“心斋”“坐忘”共同构成了“得意忘言”的内在根基。所谓忘言，本质是“虚而待物”的认知姿态：不执着于言辞字面、不纠结于概念对错、不固守圈层话语成见，以开放、空明、纯粹的本心，捕捉话语背后的真实体悟与深层内涵。这种修行方式，彻底跳出了世俗言说的对立框架，实现了从“执言”到“得意”、从“困于符号”到“通达本真”的认知超越。

4. 言非吹也：语言的失真与漂移

在厘清言意本末关系、提出超越路径之后，庄子进一步深化对语言本质的辨析，在《齐物论》中直指世俗言说的深层弊端，揭示语言在传递过程中的失真、漂移与扭曲机制，进一步完善其语言本体思想体系：“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果有言邪？其未尝有言邪？其以为异于𦉰音，亦有辩乎？其无辩乎？”([1], P. 68)

庄子提出“言非吹也”的核心判断，精准区分了自然声响与人类言说的本质差异。风吹窍穴的声响，是天地自然的本能运化，无主观意图、无是非评判、无偏执立场，纯粹自然、无妄无争。而人类的言说截然不同，所有话语都依托主观认知、固有立场、世俗成见生成，带有鲜明的人为色彩与主观倾向。这也决定了人类言说从诞生之初，便存在天然的不稳定性。

庄子尖锐指出，世俗言说最大的问题在于“特未定”，即语言意义无固定、恒定的标准。词语本身无

绝对本义，其内涵会随语境、主体、立场、圈层的变化持续偏移。同一概念、同一句表述，在不同认知主体、不同交流场景中，会产生截然不同的解读与理解。更为深刻的是，庄子抛出终极追问：世人喋喋不休的争辩言说，执着是非、辩驳对错，与初生雏鸟的懵懂啼鸣，是否存在本质区别？这一追问直指世俗言说的虚妄：多数公共争辩、话语对立，并无真实的意义增益，只是固化成见的相互宣泄。

在此基础上，《庄子·寓言》进一步揭示了语言传播的风险与弊端，提出“言者，风波也；行者，实丧也。夫风波易以动，实丧易以危”([1], P. 295)的核心论断。语言如同世间风波，流动不定、变幻无常，一旦向外传播，便会脱离原生语境、脱离言说者的本初意图，进入不可控的传播链条。在持续传递、解读、二次阐释的过程中，语义会不断偏移、淡化、扭曲，甚至彻底反转。言说者的本心真意，往往在层层传播中逐渐流失，最终只剩下脱离本意的符号空壳。

语言从来不是中立、纯粹的传播通道，不存在绝对客观、无损的意义传递。所有话语传播，都必然伴随阐释偏差、意义损耗，这是语言传播的本体性特征，而非偶然的人为失误。基于对语言失真、意义漂移的深刻认知，庄子进一步发现了“言意不一”的普遍现象：语言不仅无法完整承载本心真意，甚至可能背离初始意图；庄子并非否定传播、逃避言说，而是在认清语言传播弊端的基础上，选择了最适配本心、最贴合大道、最能规避意义损耗的智慧传播方式。

5. 本体论视阈下的庄子言意之辩

综合庄子对语言限度、超越路径、传播弊端的层层论述，其言意之辩已然超越普通的语言理论、修辞思想，形成一套逻辑闭环、层次清晰的语言本体论体系，解构了对语言的固有认知，重构了言、意、道三者的存在秩序。

首先，“言不尽意”构建了语言的本体性局限认知。庄子的核心关切，并非日常交流中细微的表达偏差，而是有限的人类语言能否通达无限的终极大道。语言依托二元对立逻辑建构，擅长拆分、界定、固化万物，而大道浑然整全、流变不息，超越一切人为划分。二者的本体差异，决定了“言不尽道”是必然结果，语言永远无法穷尽本真、囊括大道，这是人类言说无法突破的先天边界，也是所有言说困境的终极根源。

其次，“得意忘言”提供了超越言说桎梏的本体路径。承认语言的有限性，并非陷入认知虚无，而是为超越困境提供可能。庄子摆正了言与意的本末关系，确立“意义为本、语言为用”的核心秩序，提出以“忘”破“执”的修行方式。依托心斋、坐忘清空成见，跳出符号执念，越过外在文字直接体察本心、通达大道。这种“即用而离用”的智慧，既肯定了语言的工具价值，又规避了符号带来的认知遮蔽，实现了有限言说与无限体悟的平衡。

最后，“言非吹也”“言意不一”揭示了言说传播的本体性风险。人类主观言说自带偏执、不定、易变的特质，脱离语境的符号传播必然伴随意义漂移、失真损耗、对立冲突。语言传播的不稳定、不可控，不是外在环境导致的偶然问题，而是由语言的主观属性、符号特质决定的必然现象。

庄子言意之辩完成了双重核心动作：一是解构，彻底拆穿“语言万能、文字载道”的世俗幻象，指出符号言说永远无法抵达终极存在；二是超越，在承认语言有限性的基础上，放弃对完美言说、绝对定义的执念，开辟出一条以体悟为本、超越符号的体道路径。整套思想体系立足存在本体，兼顾认知修行与言说实践，构成中国先秦最成熟、最深刻的语言哲学理论。

6. 当代回响：现代言说环境下的言意困境

庄子言意之辩的本体智慧，并非尘封的古典理论，而是能够精准观照当代社会的哲学范式。现代媒介技术重塑了人类的言说场景与交往模式，极大降低了表达门槛，让公共言说空前普及；庄子强调“言

者所以在意”，语言的唯一价值是传递本心、承载意义，无真意之言说皆为空谈。“西方的哲学家维特根斯坦有着相似的观点：思想就是由语言表达的思想，离开语言表达就没有任何思想，由此来保证思想具有公共性，即可交流性和可理解性。”^[4]而在流量与热度主导的现代言说环境中，言说的本质秩序被彻底颠倒。标准化情绪标签、模板化文案、复制化短句被批量复用，人们无需自主思考、无需依托自身体悟，仅凭预制符号完成表达。言说彻底脱离个体本心体验，没有真实认知、真实情绪、真实体悟作为支撑，言说和表达便失去了意义。这种“言浮于意”的现代困境，正是庄子批判的执言忘意、本末倒置的典型形态。

跨越两千余年的时空，庄子言意之辩依然能够为现代人重塑真诚、理性、通透的公共言说与人际交往提供深厚的传统哲学资源。“庄子的言意观，不仅以语言的意义为主要考察对象，而且将人类心灵的内在活动也列入了考察领域。”^[5]传播媒介多样化的当下，重申庄子言意之辩的内涵，坚守“得意忘言”的通透姿态，方能跳出言说纷争的困境，让语言回归传递真意、联通本心的工具本真，从而实现更有深度、更有温度、更有价值的认知与交往。

基金项目

新疆师范大学新疆宗教研究中心 2025 年度委托课题的阶段成果(课题编号: ZK2025W38)。

参考文献

- [1] 郭庆藩. 庄子集释[M]. 王孝鱼, 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2012.
- [2] 余卫刚. 中国哲学范式原构建构的理论和方法问题探析[J]. 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2): 8-13.
- [3] 张恩普. 儒道言意之辩与中古文论言意理论[J]. 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6): 203-207.
- [4] 方锦. 试论“言意之辩”与解释学关系[J]. 汉字文化, 2020(12): 116-117.
- [5] 张梦楚, 赵定东. 庄子“言意之辩”的本体论探析[J]. 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 17(2): 33-38.